

方

舟

集

九

古

膳錄貢生臣劉錫珪
膳錄監生臣章傳

欽定四庫全書

方舟集卷二十一

宋 李石 撰

左氏詩如例上

詩之有例杜預之說也吾夫子刪之子夏序之

又與子貢親聞其言於夫子例之說如預者舊矣預之立例曰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春秋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他皆倣此此如例也嗚呼此說舊矣凡所援據緣

情為類左氏所載一件一事裒拾之得一百六

十八篇作詩如例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大雅

鄭莊公以弟太叔誓其母姜氏然孝心不忘不然一羹之頃亦自難以激其終身之誓太叔不絕於其兄如春秋則穎谷封人誠有力於莊公為不盡之孝也

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洞酌

謹始之傳母子用誓君臣用質人道悖甚矣其曰
交質子不及二伯是也且周君也鄭臣也此君臣
用質也人道不順而以忠信責之可乎四詩出君
子之意忠信之責也繁頗薄物之可羞葦者牛羊
之不踐洞酌之潦可供祭祀也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頌者詩之盛德況商頌之難得者乎穆公以姑息
小仁以禍其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杜預以兄

終弟及飾其說君子亦以頌美宣公非所蒙也公子馮不帥父義何所逃罪然以商湯武丁美宣公君子之言亦過矣

碩人衛風

國之儲貳天所建也天下之望在是矣莊公娶齊女賢淑無子以桓公為子早定其位以明天所建而係人望可也不然嫡庶之分繼及無序國本亂矣州吁之弑君是也莊姜以桓公為子莊公又寵

州吁母賤而嬖子寵而好兵賢母不能制嬖妾賢兄不能制寵弟碩人之賦衛人逆知其然知桓公之必不免託碩人以憫莊姜為賢不見答故無子於州吁書為弑君又以殺臣下為詞此春秋微意杜預乃以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妄矣

自求多福

大雅

詩叙狂狡之刺鄭忽皆不足以當之何也狂者進取不已之謂也狡者如狡兔三窟之謂也鄭忽以

救齊敗戎成功乃矜伐自居戍齊之餼又以班後
鄭為有郎之師固辭齊婚是禦福也乃援文王大
雅之賦曾狂狡之不若也卒之三公子爭立受權
臣之欺失大國之助君子以為善自為謀則可謀
國則不可也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小雅

鄭莊公後忽突爭立鄭以宋女之故突入忽出宋
執祭仲為奇貨連年於此矣十一年惡曹之盟宋

與盟而不書杜預以為缺文意者忽猶在位也忽
出突入然後宋人得以橫役鄭人故為折之盟至
穀丘之盟凡再盟矣其為會者四曰夫鍾曰闢曰
虛曰龜至伐宋而戰宋則宋絕而鄭得以小瘳君
子以小雅屢盟譏之

本支百世

大雅

本根也支葉也文王子孫百世相傳以長久享國
者本根盛支葉從而茂也衛惠公播越七年於此

矣曾莊公會齊宋陳蔡之兵伐衛而納之非天子
意六年書王人子突救衛則惠公朔失國以國逆
為文當納與不當納情可見矣朔既得入放新君
黔牟放大夫甯跪殺公子洩公子職然後即位君
子譏二公子之立黔牟為不度者以本之不強而
支之不足自莊非文王所以傳世之意然惠公之
惡亦不悛矣

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逸詩

帝舜明德百世之祀也其後之人賢不肖何足以
廢絕其後之祀哉陳殺其太子春秋以國討為文
曰陳人者不與其殺也公子完奔齊齊侯使之為
卿此則八世之後敬仲開國於齊之符也至桓子
而陳始大至成子而陳得政皆天也方子完之奔
齊也有賢霸主為之依歸子完亦能雍容遜順降
其色詞於俎豆之間其賦詩可觀矣弓招之禮士
之聘禮其不欲往者天意於明德子孫尚有待乎

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小雅

文王以辛受之命遣兵以守中國以西北夷狄為
慮其職猶諸侯霸主之職也東遷以來夷狄之患
日熾齊桓公圖霸之始管仲相之肯置西北之慮
於度外者乎小雅之賦文王為西伯時勞來諸侯
西有昆夷北有玁狁所謂簡書之畏不敢一日即
安以辛受之命為畏也邢者武王之子孫為狄所
伐霸主之所當憂管仲一言之贊齊桓得以九合

諸侯實發輒於此矣閔公元年正月書齊人救邢
僖公元年書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前人
後師人者微而不及事師則將尊師衆所以大邢
於中國以夸耀霸主之威於諸侯也曰次者勉而
進之於懷歸簡書之畏也至於遷邢城邢以明狄
人之勢方盛齊人之於邢不可緩也

載馳

衛風

婦人女子知有國家患難亦其義槩之激於中比

載馳之所為作也許穆公夫人衛女也父母之國
為狄所滅曹邑之遷幾不祀其曰歸唁於禮有不
得者父母既終無歸寧其兄之禮也許小不足以
救衛抗狄徒憂之而作況諸侯為伯主而不一動
心乎此則齊桓公攘戎楚丘之封文公他日再造
之業歸夫人魚軒之張本彤管靜女之章亦出衛
志有不及此

清人 鄭風

鄭受楚敵而輕於授餞推轂之任其亦難乎為兵矣春秋書鄭棄其師鄭自棄也非將之罪也故吾夫子於論語微發其端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不以罪高克也夫以高克之罪正典刑誅戮之可也孰有憎惡於其將而猶假以兵柄哉子夏序詩乃曰久而弗召自莊公二十八年楚入鄭以來今閔公之二年凡七年矣高克奔陳不書者非春秋與吾夫子之意

懷德維寧宗子維城

大雅

申生死于女戎之譖方其蒲屈之築也申生已游
魂新城矣夷吾尚以寘薪為訴重耳以不校父命
幾不免斬祛僅能奔翟然重耳霸業有異於夷吾
者其用心大小有間矣士為之諫非獨為蒲屈之
城亦知申生出伐羣公子皆不免維城之詩先見
之明乎

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大雅